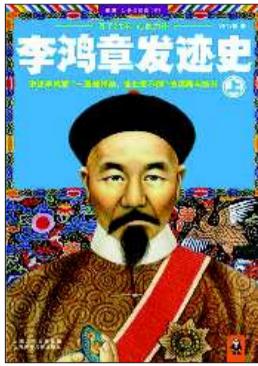


青未了·连载

大清第一权臣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的为官之道

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◆作者:汪衍振

从政40年，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，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，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，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；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，权倾天下。本书全面揭开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宦海谋略。

替周子阳好围巾，两个人一起出了家门，看着周子阳上车离去，李佳楠才悻悻地离去，似乎周子阳根本就忘记了昨日的事情，抑或是故意忘记了。

到了公司，李佳楠迅速投入到工作当中，她绝对不会让徐卉看不起自己，而她的起步点便是自己公司与领创集团的这个项目。距离上一次与徐卉约定交策划案的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星期了，李佳楠势必做出一个让徐卉目瞪口呆的方案，项目部的其他同事都不由地侧目惊诧，不知道她到底是发了什么癔症。

下班回到家，李佳楠特意拽着周子阳去饭店吃，周子阳纳闷地问，“今儿怎么想起改善生活了？”

“子阳，要不然咱们先登记吧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周子阳一脸不解地看着李佳楠。

“登记结婚是早晚的事情啊。难道你不想跟我结婚么？”

“趁早登记也可以，但你们家的房子不是在办央产转私人产权呢么？上次你妈把你的户口本拿走了。”

李佳楠的脸上闪烁着落寞，“那也只能等着了。”

“你今天怎么想起这茬儿了？”

“这不是快到圣诞节了么，我

19 告假回乡

连载

胜保早在周天爵死前已接到他的遗疏，闻报，胜保一面把周天爵的遗疏递往京师，一面也紧急赶往王市集。圣谕不久由八百里快骑送到。朝廷此次天恩浩荡：开除周天爵生前所有处分，按总督例抚恤；照周天爵所请，所遗各营着兵科给事中、安徽帮同办理团练袁甲三接续。

福济空欢喜一场，无精打采了许多日。到了年底，福济故伎重演，遥祝父亲八十大寿，在和州大摆宴席，广收钱财，得银近二十万两。李鸿章早就听说福济之父已于十年前故去，却不敢说破，不仅随份子，还帮文案师爷写了两天的请帖。

咸丰五年(公元1855年)二月的一天午后，李鸿章正陪福济下围棋，有侍卫来报，称李昭庆求见。

李鸿章一惊，握着的棋子陡然落地，福济则忙道一声：“快快有请！”李昭庆大步走进来。施礼毕，福济借口到里面去歇一歇，便避开了。李鸿章让昭庆坐下，这才问道：“幼荃，你怎么赶来了？家中出了什么事？”

昭庆急道：“二哥，家中出了大事了！爹在三天前不慎跌了一跤，

当晚就发起高烧，到现在还不能下地。三哥已打发人去给大哥送信，我自己便来了和州！”

李鸿章脸色顿变，不由急道：“爹怎么好好的就跌了一跤？”

李昭庆大声说道：“你现在问我，我问哪个去？爹自己长着腿，他要跌跤，我能怎么办？你现在还不快去跟扶台告假随我回家，反问我回去，我李昭庆活这么大，还不曾见过这样当哥哥的！”

李鸿章也顾不得和昭庆辩论，起身便去找福济告假。兄弟二人当日便离开和州赶往家中。李文安的病势却渐渐沉重，又延挨了三个月，便撒手人寰。李文安死的这天，李鸿章妻室周氏思仪恰恰又生一女。李家这天可谓喜忧参半，哭笑不得。李鸿章一面奏报丁忧，一面料理后事。

不久，一身素白的李瀚章也由任所赶了回来。李家兄弟六人开始在乡下结庐守孝。李鸿章丁忧守孝，但安徽的战争却越来越激烈。

咸丰五年六月，一道圣旨递到安徽，朝廷饬命钦差大臣胜保会同袁甲三、福济、江忠义各军，限期收复庐州。

接旨以后，胜保不敢怠慢，慌忙给福济、袁甲三、江忠义三人发文，命三人速向庐州进发，围攻庐州。但胜保并不是个独当一面的大才。按理说，接到圣旨之后，他起码应该把庐州城内太平军的人数弄清楚，而且还要预留一支人马堵截安庆援军。就是这样，也未必就能如愿收复庐州。但他全然不顾这些。给福济、袁甲三、江忠义的文书发走的当日，他就拔营开向庐州，想打太平军个措手不及。

胜保走到半路便和福济、江忠义的人马相会，又往前走了几里，就掉进了太平军的埋伏圈。他和福济指挥人马拼死冲杀，激战了整整半日，不仅伤亡惨重，他和福济还都受了枪伤。正在这时，袁甲三挥军杀到。太平军见好就收，及时撤军。胜保被杀得失魂落魄，他此时已不敢再向庐州靠近半步，带着本部和福济等部的人马飞速撤退。

消息传进京师，咸丰皇帝大怒，下令免去胜保的钦差大臣头衔，让他率军赶赴山东高唐州等地，会同当地官兵，围剿太平军李开芳部。咸丰皇帝随后征调能打硬仗的江南提督和春，统筹规复

庐州事宜，又征调提督衔张国梁率所部助攻。

福济却赶在和春到来之前，给朝廷紧急递了个折子，奏请度情起复正丁父忧的前知府衔李鸿章，帮同办理团练事宜。咸丰皇帝诏准。

李鸿章两次请福济代递奏折告缺，咸丰皇帝都不准。无奈之下，李鸿章只得告别老母、家小及兄弟，快速赶到和州来向福济禀到。

福济大喜，当晚设宴为他接风洗尘。福济感叹：“老弟肯出山相助，又让老哥躲过了一场劫难。”李鸿章茫然不知如何回答。

江忠义小声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。胜帅被上头调赴山东，和军门即将来安徽统筹规复庐州军务。抚台大人听人说，和军门行前，已上折恳请朝廷，准其帮同办理安徽团练事宜。”

福济愤愤地接口说道：“和春的胃口倒不小，来安徽接替胜帅也就是了，还要夺走本部院手里的团练大权！本部院没了团练，不是失去安徽的半壁江山吗？少荃这回明白了吧！本部院奏请上头度情起复你老弟，就是要和春死了在安徽办团练的心。上头既然放本部院做安徽巡抚，安徽的事情，自然要本部院点头才行。和春是个什么犊子，他还没成气候，倒先打起团练的主意了，呸！”

重新谈一次恋爱吧

想选个好日子登记而已。”

“就算是登记结婚也不能选圣诞节啊，选也要选咱们的元旦，一月一日，明年的第一天，这才是好日子，好兆头。”

“一月一日民政局开门么？”

周子阳一怔，“好像是放假。”周子阳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忽然响起，李佳楠下意识地想要探头去看来电，周子阳已经拿在手里接起了电话。

“喂……行……好，我一定到。”周子阳很快挂了电话，却看到李佳楠一脸犹豫地发呆。

“你想什么呢？”周子阳问。

李佳楠恍若梦醒似的吓了一跳，“没，没想什么。”

“我们有个同事这周末结婚。”

“吃完了咱们去散步吧。”

“大冷天的散什么步啊，我今天很累了。”周子阳没有看到李佳楠脸上的失落。

“子阳，我走累了……”李佳楠走路耍赖，眼睛笑弯弯地看着周子阳。

“你不是这大冬天的还想让我背着你吧？”周子阳看怪物一般看着她，“这路上这么多人，你也不嫌

害臊。”

李佳楠执拗地拽着他站在原地，“咱俩刚谈恋爱的时候你怎么不嫌害臊啊？那时候背着我美滋滋的，现在就嫌丢人啦？”

周子阳有些不满，“这是撒什么癔症啊？”嘴上这样说，周子阳仍旧蹲下身让李佳楠爬上他的背。

李佳楠将头轻轻地靠在他脖颈的一侧，“要是你永远这样背着我多好。”

周子阳冷哼着回了一句，“你倒真是不嫌自己沉。”

“真没情趣！”李佳楠轻声埋怨着，“咱们刚谈恋爱的时候我比现在胖多了，你也没嫌我沉啊？”

“那不是以前么？我现在也是奔三张的人了，你当我还是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呢？”周子阳很不配合地反驳，又往前挪了几步，双腿一软差点摔倒，“你下来吧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”

“子阳，我们重新谈一次恋爱吧？”

周子阳扭头看着她，“你这脑子都想什么呢？莫名其妙啊。”

“我就是很想重温一下咱们两个人刚恋爱时的甜蜜，那时候你对

我多好啊，每天接送上下班，周末陪我看电影、逛街，情人节送花送巧克力，过生日还给我买冰淇淋蛋糕，我不开心就想办法逗我笑，高兴的时候陪我一起乐……”李佳楠的脸上立即晴转多云，“可你看现在，电影没了，逛街不去，连结婚买东西你都爱理不理的。”

“那你还曾经说过只要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，我现在每天下班哪儿都不去就回家陪你，你这还不是不满足么？”周子阳的语气有点无奈，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你自己做到曾经那样的体贴、呵护、善解人意了么？”

李佳楠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她下意识地侧目看向周子阳，周子阳只是轻轻地拉着李佳楠的手，淡淡地说，“回家吧。”

“周子阳，你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李佳楠没找你玩命么？”

周子阳刚下班便接到了顾新宇的电话，“什么玩命？那天真的喝多了，我第二天早上醒过来连怎么回来的都忘记了。”

“我看你也是忘记了，不然怎么会跟个没事人一样，那天晚上咱们俩见过徐卉你还记得么？”



《非婚勿扰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

◆作者:琉特琴

小说《非婚勿扰》关注的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，讲述了一对步入社会的80后恋人，面对着失业、失恋、啃老等一系列压力，不得不在爱情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

——我们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

38 白色大厦里的惊天秘密



《白色巨塔》

◆出版社:广西人民出版社

◆作者:松 鹰

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校K大为背景，名记者聂风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，通过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，层层剥笋，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洞。故事曲折，悬念迭起，案中有案，其透视社会和人性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。

市、区、镇的二十多个政府官员！

而钱笑天就是为了这个而丢了命的！

聂风到手的关键“证据”，使庞明聪从受害人变成嫌疑人！案情因此出现重大转折。这样一来，庞明聪的死，很可能是遭人灭口所致。

L区公安分局警方正式立案调查庞明聪。

专案组由傅队任组长、郑队任副组长，常乐、谢军、林坚三人为组员。还特地从经侦大队抽调几名得力人员，协助破案。警方冻结了K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，从中发现大量漏洞，后又查出庞明聪接受若干建筑承包商的贿赂。

当全部含义破解出来后，聂风大为震惊。一是牵连的人多，二是资金数额巨大。

这份资金表记录了庞明聪开发有限公司那笔上亿元黑金的流向，人民币金额总数达八千多万元、美金二百一十五万元，其中有一百二十万美金流向海外一个银行账户。

聂风意识到，他终于发现了白色大厦里的惊天秘密！这份贿款名单的内容，竟然牵连了从省上到

子式的搜查，连墙上的镜框、地板的缝隙，都进行了彻底检查。最后果然查抄出大量的赃款！豪宅客厅旧彩电的机壳内，塞满了人民币现金，全是百元大钞，一百张一沓，上面积满灰尘。在写字台上的黑色音响组合机内，搜出美元现钞一百五十万元，金项链六条，还有一把用黄绸包着的24K金剪刀——他果然贪了一把啊！刑警们再把书房的地板撬开，个个大吃一惊。地板下面铺的全是人民币，也是一百张一沓的百元大钞，每十沓包在一个塑料袋里，总共有二千五百六十万元！

当所有的赃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，庞的老婆顿时瘫了。

“原来藏得这么深哦！”傅队两眼闪闪发光。

庞明聪的罪行确定。查K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，这些钱，都是通过K大开发有限公司贪污或受贿搞的。还发现庞明聪动用公司三千多万元炒股的问题。庞只是公司总经理，而魏功德才是K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。

作为开发公司的董事长，他不

可能不知道内情。但魏功德说，他一无所知，都是庞明聪背着他搞的。庞已经死亡，死无对证。

就在这时，有人揭发魏功德老婆也接受了建筑公司贿赂的事。魏功德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。但警方难以对魏功德立案侦查，因为证据不足。

傅队决定敲山震虎。

傅队带着谢军，走出第二十八层电梯，直接闯进魏功德办公室。

魏功德端坐在黑色老板椅上，西装革履，气度不凡。傅队走进去，谢军跟在后面。房间里豪华庄重的气派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。傅队觉得，桌上摆的小国旗、地球仪，墙上挂满的合影镜框，写字台后整排的书柜，墙角的一圈白色沙发，直到脚下踩着的厚重地毯……所有的一切，都能感觉到一种政治的能量，一股强大的气场。

“我们有点事要问问魏校长。”傅队开门见山，说明来意。

“请坐。”魏功德示意两人在对面椅子坐下来。谢军掏出了笔记本。

“有什么请尽管问。”魏功德对两位刑警客气而颇有分寸，以礼相待，含威不露，微笑中隐隐透着霸气。